楚元王傳第六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臣師古注

班固　漢書三十六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師古曰言時人父知其與母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師古曰服虔曰白生魯國奄里人浮丘伯秦時儒生也況爲楚蘭陵令漢以避宣帝諱改之曰孫伯者孫卿門人也師古曰孫卿姓荀名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次仲伯蚤卒師古曰蚤古早字也高祖既爲沛公景駒自立爲楚王高祖使仲與審食其留侍太上皇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交與蕭曹等俱從高祖見景駒遇項梁共立楚懷王因西攻南陽入武關與秦戰於藍田至

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爲夷王申公爲博士六
官隨郢客歸復以爲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文
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皇子師古曰元王生子封皆與
皇子同所以尊寵元王也景帝即位以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子禮爲平陸
侯富爲休侯歲爲沈猶侯晉灼曰沈音審王子侯表屬千乘高宛
宛朐侯師古曰勃古勃字調爲棘樂侯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師古曰耆讀曰嗜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
師古曰醴甘酒也少糵多米一宿而孰不齊之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爲穆生
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
鉗我於市師古曰鉗以鐵束頸也音其炎反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
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今王一旦失小禮
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師古曰下繫之辭也幾者
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師古曰見音胡電反君子見幾而作
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
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師古曰忽忽怠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
處豈爲區區之禮哉師古曰區區謂小也遂謝病去申公白生
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爲薄太后服私姦削東
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應劭曰詩云若此無
罪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晉灼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
名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猶今之役囚徒以鎖聯
綴耳晉說近之而云隨坐輕刑非也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於市晉灼曰高
脇舉杵正

霸上封交爲文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誅項籍
即帝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臥內傳言語諸內
事隱謀而上從父兄劉賈數別將漢六年既廢楚
王信分其地爲二國立賈爲荆王交爲楚王薛
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後封次兄仲爲
代王長子肥爲齊王初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
賓客過其丘嫂食應劭曰丘姓也孟康曰西方謂亡婿爲丘婿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張晏曰丘大也長嫂稱也晉灼曰禮謂大婦爲家婦師古曰史記丘字作巨巨皆大也張晉二說其義得之嫂厭叔與客來
陽爲羹盡嬴盆服虔曰音勞嬴嬴也師古曰以勺酌羹也嬴音洛戈音歷客以故
去已而視盆中有羹蠅是怨嫂師古曰縣與由同又立齊代

王而伯子獨不得侍太上皇以爲言高祖曰某非
敢忘封之也爲其母不長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
爲羹頡侯師古曰頡音胡戛反言其母真羹盆也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
生申公爲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
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師古曰終也文帝時聞申公爲詩
最精以爲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
詩傳號魯詩師古曰凡言傳者謂爲之解說若今詩毛氏傳也元王亦次之
傳號曰元王詩師古曰次謂綴集之世或有之高后時以元王
子郢客爲宗正封上邳侯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
子辟非先卒師古曰辟非者猶辟邪辟兵之類也先卒者元王未薨之時已卒也辟音壁文帝乃

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爲夷王申公爲博士六
官隨郢客歸復以爲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文
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皇子師古曰元王生子封皆與皇子同所以尊寵元王也景帝即位以親親封三
侯富爲休侯歲爲沈猶侯晉灼曰沈音審王子侯表屬千乘高宛
宛朐侯師古曰勃古勃字調爲棘樂侯初元王敬禮申公等
穆生不耆酒師古曰耆讀曰嗜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
師古曰醴甘酒也少糵多米一宿而孰不齊之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
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
鉗我於市師古曰鉗以鐵束頸也音其炎反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

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今王一旦失小禮
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師古曰下繫之辭也幾者
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師古曰見音胡電反君子見幾而作
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
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師古曰忽怠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
處豈爲區區之禮哉師古曰區區謂小也遂謝病去申公白生
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爲薄太后服私姦削東
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應劭曰詩云若此無
罪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晉灼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猶今之役囚徒以鎖聯綴耳晉說近之而云隨坐輕刑非也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於市晉灼曰高脇舉杵正

身而春之師古曰爲木杵而于春也即今所謂步臼者耳非碓舂也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師古曰不吾與言不與我同心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師臣瓚曰侯母號太夫人二十一年春景帝之三年也削書到遂應吳王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遂殺尚夷吾起兵會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飢吳王走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景帝乃立宗正平陸侯禮爲楚王奉元王後是爲文王三年薨子安王道嗣二十二年薨子襄王注嗣十四年薨子節王純嗣十六年薨子延壽嗣宣帝即位延壽以爲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欲附倚輔助之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故爲其後母弟趙何齊取廣陵王女爲妻與何齊謀曰我與廣陵王相結天下不安發兵助之使廣陵王立何齊尚公主列侯可得也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師古曰言常伺聽勿失機也母後人有天下師古曰方爭天下勿使在人後何齊父長年上書告之事下有司考驗辭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初休侯富既奔京師而王戊反富等皆坐免侯削屬籍後聞其數諫戊乃更封爲紅侯太夫人與竇太后有親徵山東之寇師古曰懲創也求留京師

詔許之富子辟彊等四人師古曰辟音必亦反彊音居良反又音讀曰疆解在文紀共養仕於朝師古曰養其祖母故仕於漢朝也大夫人薨賜塋師古曰塋冢地也謂爲界域塋音營葬靈戶地名也富傳國至曾孫無子絕

辟彊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師古曰屬文謂會綴文辭也音之欲反後皆類此出宗室之上也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或說大將軍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服虔曰共議事也師古曰每事皆與參共知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師古曰言諸呂專權所以滅亡今納宗室是反其道乃可免患也光然之廼擇宗室可用者辟彊子德待詔丞相府師古曰於丞相府聽詔命也年三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彊爲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八十矣徙爲宗正數月卒德字路少修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師古曰言若駿馬可致千里也年齒幼少故謂之駒昭帝初爲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師古曰雜謂以他官共治之也劉澤齊孝王之孫謀反欲殺青州刺史者父爲宗正徙大鴻臚丞遷太中大夫後復爲宗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師古曰老子德經云知足不辱妻死大將

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蓋長公主孫譚遮德自言師古曰公主之孫名譚自言者申理公主所坐德數責以公主起居無狀師古曰無狀無善狀也數音所具反侍御史以爲光望不受女師古曰望怨望也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師古曰承指謂取霍光之意指損德實責數公主而御史乃以爲受譚誹謗詔獄宽訴故云免爲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師古曰以御史不知己意之全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蘇林曰反音幡幡罪人辭使從輕也家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爲宗正與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豫豫其謀議也以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爲陽城侯子安民爲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人德寬厚好施生師古曰言好施恩惠於人而生

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師古曰振救也振音之慎反昆弟之子也舉救之賓客食飲師古曰既以救貧昆弟又散供食飲之費曰富民之怨也立十一年子向坐鑄僞黃金當伏法如淳曰律鑄僞黃金棄市也德上書訟罪會薨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謚置嗣制曰賜謚繆侯師古曰繆惡謚也以其妄訟子爲置嗣傳至孫慶忌復爲平正太常薨子岑嗣爲諸曹中郎將列校尉至太常薨傳子至王莽敗乃絕

向字子政師古曰名向字子政義則相配而近代學者讀向音餉既無別釋靡所據憑當依本字爲勝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服虔曰父得任其子爲郎也輦郎如今引御輦郎也既冠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師古曰飭整也讀與敕同其字從力是時

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師古曰子僑官至光祿大夫見鼓文志進對謂進見而對詔命也僑字或作喬或作橋皆音鉅驕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師古曰鴻寶苑秘書並道術篇名臧在枕中言常存録之不漏泄也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師古曰尚方主巧作金銀之所若今之中尚署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更吏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服虔曰踰度日踰冬至春行也師古曰服說是也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師古曰三輔舊事云石渠閣在未央大殿北以臧秘書復拜爲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大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師古曰加官也百官公卿表云諸吏所加或列侯將軍猶大夫得舉不法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

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想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昂畢間師古曰見於昴與畢舌上之間也卷音俱免反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爲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禍乃使其外親上變事師古曰非常之事故謂之變也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嘗書師古曰將猶逆也音五故反他皆類此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爲且復見毀讒必冒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師古曰言不宜用有地震爲在位執政大臣專權之過之臣者此識非也臣聞春秋矣應劭曰謂蕭望之周堪及向師古曰獨夫猶言匹夫也盛也不爲三獨夫動亦已明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爲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爲名臣師古曰卒終也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師古曰說讀曰悅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師古曰恨悔也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貴寬師古曰貴謂緩恕其罪也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

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師古曰興謂改作憲章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爲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群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師古曰比音必寐反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師古曰移病者移書言病也一日言以病移出不居官府後復視事天陰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由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師古曰殆近也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師古曰章明也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治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冤前事恭顯白令詔獄置對師古曰置對者立其罪辭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

得復進師古曰幾讀曰冀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師古曰徵證也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田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師古曰惓惓者田中之瀨二耦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或作畎其音同耳惓惓忠謹之意惓讀與拳同音其專反禮記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弗失之矣況重以骨肉之親師古曰重直用反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師古曰惟思也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師古曰抒謂引而泄之也音食汝反與樂龍納言凡九官也師古曰尚書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

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師古曰韶舜樂名舉簫管之屬示其備也於韶樂九奏則鳳皇見其容儀擊鏗鳴磬而百獸相率來舞言感至和也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作周也雍遲衆賢罔不肅和師古曰雍遲棄積之見遲音大合反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師古曰此周頌祀文王清廟之詩也於歎辭也穆美也肅敬也雍和也顯明也相助也濟濟盛也言文王有清淨之化敬而且和光明著見故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也於讀曰烏

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

穆穆師古曰此周頌穆大祖之雖詩也相助也辟百辟也公諸侯也言有此實客以和而來至也而敬者乃助王祭之人百辟與諸侯耳於是時天子則穆穆然禮記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皇皇辟音壁

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師古曰此思文之篇以后稷配天之詩也飴遺也言天遺祀武王之詩也穰多也音人羊反又曰飴我麰麥師古曰此物也飴讀與貽同麰音牟麥里反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此物也飴讀與貽同麰音牟麥里反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力之反又讀與來同麰音牟麥里反

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師古曰厲王夷王之子厲王生宣王宣王生幽王

無良相怨一方師古曰此小雅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也良善也言人各為不善其意乖離而相怨也一方謂自守一方所嚮異之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歆歆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歆歆訾訾此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師古曰此小雅小旻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在位御士歆歆然患其上訾訾然不供職各失臣節其可哀痛而謀之善者則背違之不善之謀依而施用所以為刺也歆音禽訾音紫

正不撓衆枉師古曰撓屈也而自屈也撓音女教反勉彊以從王事則罪無辜讒口嗸嗸師古曰此小雅小旻篇刺幽王之詩也嗸嗸勉行事不敢自陳勞苦實無罪辜而被讒想嗷嗷然也嗸音敖

光師古曰薄迫也謂被掩迫也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師古曰自此已下至百川沸騰皆十月之交詩也孔其也醜惡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朔日有辛卯日月交會而日見蝕陰侵於陽辛金日也卯木辰也以卯侵金則臣侵君故甚惡之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師古曰微虧微也言彼月者當有虧耳而今此日乃復微也言君臣失道是為災異故令人甚哀也

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師古曰鞠告也言日月不用其常行之道以告凶災者由四方之國無政理不能用善人也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谷易處師古曰沸涌出也騰乘也家山頂也卒盡也胡何也憯曾也懲又也言百川沸涌而相乘陵山頂隆高而盡崩壞陵谷易處今人何爲矣誠可畏懼哀哉今人何爲曾莫創又也憯音千感反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訛相動也將大也此言王政乖舛陽用事而反多霜急恒寒若之災也師古曰此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也四月正陽之月故謂之正月繁多也訛僞也孔甚

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也 **日食三十六** 師古曰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桓三年七月壬辰朔辛未朔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僖五年九月戊申朔十二年三月庚午十五年五月辛丑朔宣八年七月甲子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朔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八月丁巳二十年冬十月丙寅朔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二十二年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冬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八年七月癸亥朔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二十二年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冬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定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五年八月丙寅朔十六年夏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八月庚辰朔二十六也 **地震五** 師古曰謂文九年九月癸酉襄十六年五月甲辰朔四年秋七月庚辰朔十四年冬有星孛于北斗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山陵崩陁二** 師古曰謂僖十四年崩凡二也陁下頽也音丈爾反 **彗星三見** 師古曰謂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 師古曰事在莊七年夏四月辛卯 **火災十四** 師古曰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莊二十年夏齊大災僖二十年五月甲午宋災昭九年夏四月陳火十八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哀三年五月壬辰桓宮僖宮災四年六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定二年夏五月辛丑亳社災凡十四也 **長狄入三國** 師古曰謂春秋文十一年經書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公羊傳曰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晉一者之鄋瞞之種鄋音搜瞞音末安反 **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鸓鴝來巢者皆一見** 師古曰謂僖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莊十七年冬多麋十八年秋有蜮二十九年秋有蜚昭二十五年夏有鸓鴝來巢蜮短尾狐也鴝水鳥也蜚負蠜也鸓音五歷反蜮音域蜚音扶味反鸓音劬鴝音欲 **書冥晦** 師古曰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若樹木結焉冰也今俗呼焉閒樹雨音于具反 **雨木冰** 師古曰事在成十六年正月雨木冰者氣曰僖三十三年經書冬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未知在何月也而此言李梅冬實又云七月霜降草木不死與今春秋不同未見義所出 **草木不死** 師古

月殺叔師古曰謂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叔周之十月夏之八月叔謂豆也大雨雹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九年

秋及昭三年冬四年正月雨音于具反雨雪雹霆失序相乘師古曰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桓八年冬十月雨雪皆是也雹古雷字也霆雷之急者也音大丁反水旱饑蝗冬蝝生蚩蝗音胡公反螟午並起如淳曰蝝螟子蟲也食禾心者也蝝音捐螟音冥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師古曰謂隱公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十一年羽父使賊弒公于寫氏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七年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十七年鄭高渠彌弒昭公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十四年傳瑕弒其君鄭子三十二年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閔二年共仲使卜齮賊公子武閻僖十年

晉里克弒其君卓二十四年晉弒懷公于高梁文元年楚太子商臣弒其君頵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曹襄伯終生弒其君夷皐四年鄭子歸生弒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襄七年鄭子駘使賊夜弒僖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二十六年衛齊惡晉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昭元年楚公子圍問王疾縊而弒之十三年楚公子比弒其君虔于乾谿十九年許太子止弒其君買二十七年吳弒其君僚定十三年薛弒其君比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十年齊人弒悼公凡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師古曰謂桓五年州公如曹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十年齊師滅譚十三年齊人滅遂十四年楚子滅息十六年楚滅鄧閔元年晉滅霍滅魏僖五年楚滅弦晉滅虢滅虞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九年秦人取梁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二十六年秦滅滑文四年楚滅江五年楚人滅六一年楚子滅蓼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宣八年楚人滅舒蓼九年取根牟十庸襄六年莒人滅鄫齊侯滅偪陽十三年取邾二十五年晉師滅赤狄路氏成六年取鄫十七年楚滅舒十年諸侯滅偪陽十三年取邾二十五年楚滅賴十二年晉滅肥十六年楚子取戎蠻氏十七年晉滅陸渾戎二十二年晉滅鼓三十年吳滅徐定四年蔡滅沈

五年楚滅虞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人滅頓十五年楚子滅胡哀公
年宋公滅曹又邾滅須句楚滅權晉滅焦楊楚滅道房申凡五十三諸
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師古曰謂桓
突出奔蔡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昭三年北燕伯
欵出奔齊二十三年莒子庚輿來奔之類是也周室多禍晉敗
其師於貿戎師古曰貿戎地名也春秋公羊經成元年秋王師
反敗績于貿戎傳曰孰敗之也晉敗之也貿音莫侯
伐其郊師古曰郊周邑也昭二十三
年正月經書晉人圍郊也鄭傷桓王應劭曰王以諸侯伐
鄭鄭伯禦之射王中肩師古曰隱七年冬經書天王
古曰事在桓五年秋戎執其使師古曰隱七年冬經書天王
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
丘以歸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師古曰春秋桓十六
年經書衛侯朔出奔
齊殺梁傳曰天子召而不往也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應劭曰
周景王崩單穆公劉文公擇簡公甘平公召莊公此五大夫相與
爭奪更立王子猛子朝及敬王是為三君也更音工衡反遂至陵夷
不能復興師古曰陵夷謂甲替也解在成紀及異姓諸侯王表也由此觀之和氣致
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
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
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師古曰
也渾音胡本反其下亦同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師古曰糅和
也音汝救反
章交公車人滿北闕公車如淳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
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闕北闕
師古曰言志意不和各相違
背午音五故反剌音來曷反
傳授增加文書紛紜前後錯謬毀譽渾亂師古曰言
各任私情不得其實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師古曰言
其誣罔天子也營謂回繞之分曹為黨往往群朋師古曰
曹輩也將同心以陷正

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軌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師古曰言其相次如魚鱗）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師古曰輻湊言如車輻之歸於轂也）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師古曰言讒佞之人毀譽得進則忠賢被斥日以乖離也）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師古曰卻音丘略反）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師古曰稠多也音直流反）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師古曰紛亂也）況其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師古曰還謂收還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師古曰枉曲也）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師古曰否音皮鄙反）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睍聿消（師古曰此小雅角弓篇刺幽王好讒佞之詩也麃麃盛也見無雲也睍日氣也聿辭也言雨雪之盛麃麃然至於無雲日氣始出而雨雪皆消釋矣）

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賢者外用而小人誅滅矣麋音彼騩反睨音乃見反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師古曰鯀崇伯之名即檮杌也驩兜帝鴻氏之後即渾敦也鯀音工本反驩音火官反檮音徒高反杌音兀渾音胡本反敦音徒本反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師古曰季孟謂季孫孟孫皆桓公之後代執國權而卑公室也李斯與叔孫俱官於秦師古曰叔孫者叔孫通也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師古曰此邶柏舟之詩也言石性雖堅尚可移轉己貞確執德不傾過於石也其大號師古曰此易渙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渙然大發號令如汗之出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師古曰一時三月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探湯言其除難無所避也今二府奏按譴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師古曰詆毀也醜辱也音丁禮反火瓜反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師古曰此邶柏舟言仁而不遇之詩也悄悄憂

貌慍怒也悄音千小反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言不爲朋黨師古曰事見論語亦音工衡反禹稷與皐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師古曰事見尚書亦與比音頻寐反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師古曰此乾卦九五爻辭也言聖王正位臨馭萬方則賢人君子皆來見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鄭氏曰彙音謂靑不顯也茹牽引也茅喻君有絜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正之師古曰此泰卦初九爻辭征行出茹音汝據反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師古曰交戟謂宿衛者合黨謀違善依惡歙歙

詘詘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師古曰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于羽山也而孔子有兩觀之誅應劭曰少正卯姦人之雄故孔子攝行相事七日誅之於兩觀之下師古曰兩觀謂闕也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師古曰尋其餘迹而察之覽不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師古曰歷謂歷觀之原謂思其本也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師古曰省視也揆度也放遠佞邪之黨還歸散險詖之聚師古曰險言詖音彼義

反杜閎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師古曰杜塞也決斷狐疑
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
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師古曰肺附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脊也一說肺謂所
之肺札也自言於帝室猶肝札附於大材木也誠見陰陽不調
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
其所以師古曰以由也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恭顯見
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師古曰比音頻脂反堪性公方
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
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
口之寖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

稱譽堪上欲以爲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
祿勳何邪師古曰斷斷分辨之意也斷音牛兖反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
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
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爲當
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也上曰然此
何罪而誅今宜柰何興曰臣愚以爲可賜爵關內
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
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
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語在其傳又曰豐言堪猛
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効上

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椓里令顯等專權曰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臣之命而傅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師古曰淑善也茂美也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惋悁張晏曰惋誠也悁鑿密也師古曰惋古悁古惋反悁至誠也惋音口本反悁音呼也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師古曰厭音一甲反謂不伸也卒不克明師古曰卒終也克能也往者衆臣見異師古曰異灾異也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晻昧說天託咎此人師古曰晻不明也讀曰闇晻同又音烏感反朕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出而試之以竟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臻衆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師古曰靡無也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師古曰信讀曰伸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師古曰究竟也明也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爲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師古曰幹與管同言管主其事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

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師古曰瘖音於今反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師古曰摘謂指發之也音吐歷反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師古曰興謂比喻也音許證反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蘇林曰三輔多澮滯渠悉主之故言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師古曰倚於綺反兄弟七人皆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說向領校中五經秘書師古曰言中者以別於外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師古曰休美也音許求反它皆類此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師古曰易下繫之辭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應劭曰二王之後與己為三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張晏曰一日天統謂周十

一月建子爲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日地統謂殷以十二月建丑爲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日人統謂夏以十三月建寅爲正人始成之端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不備也言王者象天地人之三統故存三代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殷士殷之卿士也膚美也敏疾也裸灌鬯也將行也京周京也言殷臣有美德而敏疾乃來助祭于周行裸鬯之事是天命無常歸於有德之謂不可不慎也曷其沈思嘿然歎曰師古曰曷然歎息皃音丘位反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師古曰萌與氓同無知之皃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効師古曰効謂徵驗也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服虔曰廁側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應劭曰斮斬也陳施也孟康曰斮絮以漆著其間也師古曰斮音斬斬也陳施也故云以北山石爲槨紵絮者可以紵衣之絮也斮而陳其間又從而漆之也紵音張呂反斮音側略反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師古曰有可欲謂多藏金玉而厚葬之人皆欲發取之是有間隙也無可欲謂不實器備而薄葬人無欲攻盜取之故無憂戚也鉏謂鑄塞也云鉏南山者取其深大假爲喻也鉏

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籍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師古曰厚衣之以也不封謂不聚土爲墳也不樹謂不種樹也衣音於既反）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師古曰在上郡陽周縣）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晉灼曰丘壠冢墳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師古曰二妃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鄧氏曰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如淳曰列隴也墨子曰禹葬會稽之山既葬收餘糧舟楫已畢若衆一耕之畝則止矣晉灼曰列隴也淮南子云舜葬蒼梧不變其肆已不煩於民也師古曰鄭說是也淮南所云不變其肆肆者故也已又曰氏失之）湯無葬處（師古曰李奇曰在岐州之開戶瑣曰汲郡古傳記也）文武周公葬於畢（李奇曰在杜陵之西瑣曰汲郡古文畢西於豐三十里師古曰二說皆

非也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文穎曰秦惠王異母弟也師古曰樗里子日死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上也）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師古曰防魯邑名也音扶方反）稱古墓而不墳（師古曰墓謂塹穴也墳謂積土也）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師古曰東西南北言周遊以行其道不得專在本邦故墓須表識音式志反）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師古曰事見禮記）延

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嬴博之間師古曰二邑並在泰山其子死於其閒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孟康曰隱蔽之時可見而已臣瓚曰謂人立可隱肘也師古曰瓚說是也隱音於靳反而號曰師古曰號謂哭而且言也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師古曰事亦見禮記故仲尼亦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師古曰弟弟者言弟能順理也上弟音徒計反其葬骨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李奇曰非桓魋爲石槨欲激以此言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其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

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師古曰嚴襄者謂莊襄則始皇父也皆大作丘隴多其臧藏師古曰臧埋也音于例反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師古曰阿謂山曲也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李奇曰壙中爲遊戲之觀也師古曰多累石作槨於壙中以爲離宮別館也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臧機械之變孟康曰作機發木人之屬盡其巧變也晉灼曰始皇本紀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射之又言工匠爲機感者知之已下閉羨門皆殺工匠也師古曰晉說是也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師古曰言不能盡其本數又多殺宮人生藝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

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師古曰周章項陳勝之將籍燔其宮室營宇徙其民人發掘其墓藏燒其積聚也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墓藏者師古曰鑿謂所穿家藏者音在到反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墓藏牧者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師古曰離遭也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寬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師古曰小雅篇名美宣王考室其首章曰秩秩斯干秩秩流出無極已也幽幽南山如砥如矢師古曰言至其墓所者發掘之而求財物也上章道宮室之多也師古曰宮室如制謂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君子攸寧也子孫衆多謂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也又魯嚴公師古曰即莊公也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師古曰解在五行志後嗣弗繼孟康曰謂子般閔公皆殺死也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桓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埋爲高師古曰埋音下也音婢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師古曰卒讀曰猝功費大萬百餘億應劭曰大萬億也大巨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

十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涕離謂亡其居處也一曰憯古閟字憂病也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甚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師古曰安焉也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其下亦同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跡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壠師古曰顧猶反也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議應劭曰墓地應音是也卑下公卿大臣之議師古曰擬音魚紀反規摹音義皆同其字從木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師古曰趙皇后昭儀衛婕妤也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師古曰孽庶也嬖愛也孽音必計反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

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内嘉其言常嗟歎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漸甚（師古曰漸漬也）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叨蒙世恩漢厚恩（師古曰叨累字）身爲宗室遭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師古曰孰誰也）向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而不欲危莫不欲存而不欲亡然而常危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師古曰操執也音千高反）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應劭曰智伯范中行韓魏趙也）齊有田崔衛有孫寧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寧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師古曰衍音以淺反）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師古曰佾列也旦反劉音匹昭反解在五行志）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師古曰佾列也謂舞者之行列也八人一佾八佾六十四人也雍樂詩名徹饌奏之皆僭王者之禮）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師古曰筦與管同）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解並在五行志）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師古曰甚惡大其也）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師古曰周書洪範也而汝也言惟君得作威作福臣下爲之則致凶害也）孔子曰祿去公室政

逮大夫卿之北 李奇曰卿當爲政而反大夫爲政也臣瓚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也上大夫即卿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論語孔子曰祿去公室五君矣政逮於大夫四君矣故三桓之子孫微矣 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 鄭氏曰皆昭王母之弟也師古曰穰侯魏冉也涇陽葉陽皆其弟也葉音式涉反 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宮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 鄭氏曰望夷秦宮名也應劭曰秦二世齋於望夷之宮閻樂以兵殺二世也師古曰博物志云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臨渭水作之以望北夷此說非也胡亥葬於宜春苑不在渭北也 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 師古曰席猶因也言若人之坐於席也 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 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 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 師古曰寄託也內爲汙私之行而外託治公之道也 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 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 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 師古曰言爲其僚吏者皆居顯要之職 莞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

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師古曰示宗室親近而反逆也）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師古曰呂后霍后二家皆坐僭擅誅滅故為王氏諱而不言也）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師古曰磐結而交互也字或作牙誰若犬牙相交入之意也）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師古曰皇甫周卿士字也周后寵之故廟於盛位權當黜於朝詩人刺之事見小雅十月之交篇）武安侯田蚡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晉灼曰漢注冠石山名臣瓚曰冠石山下有自立三石為是一石在上故曰冠石也師古曰事具在眭孟傳）仆柳起於上林（師古曰其樹已死僵仆於地而更起生事亦具在眭孟傳）而

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踈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埶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柞移於外親降為阜隸（師古曰阜隸卑賤之人也春秋左氏傳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也）縱不為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如淳曰內猶親也外夫家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師古曰援引也謂升引而附近之也援音爰）黜

遠外戚毋授以政（師古曰遠謂疎而離之也音于萬反）皆罷令就弟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師古曰如若也）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急慮（師古曰急速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師古曰上繫之辭也音于僞反）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幷承皇太后（師古曰言社稷不安則帝身亦不得久事皇太后也）天下幸甚書奏天子

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師古曰且令出外休息）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師古曰雍讀作壅）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奏其辭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師古曰事見虞書益稷篇丹朱堯子也敖讀曰傲）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師古曰事見書七月篇）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三

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九數率三歲一月有奇而言食師古曰奇謂成數之餘不滿者也音居宜反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且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師古曰比頻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卒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師古曰貞觀辭也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孟康曰攝提星名也隨斗杓建十二月歷不正則天失其所建首時爲孟正月爲陬師古曰陬音子侯反又音鄒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二世時日月蒲食山陵淪

亡辰星出於四孟師古曰四時之孟月也當見四仲也太白經天而行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大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爲經天也張晏曰雷當託雲猶君之託臣也二出不恤天下人有畔心象獨虎令而無臣也枉矢夜光應劭曰流星也其射如矢亂伐亂蘇林曰有聲爲天狗無聲爲枉矢也熒惑襲月應劭曰熒惑主內亂月主刑故趙高殺二世也孛火燒宮師古曰孛亦也燒宮災也野禽戲廷張晏曰野鳥入壞處主人將去都門內崩師古曰內嚮而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以亡應劭曰天王坐席也流星弗大角大角因狀不見也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孟康曰日月行交道之衝也相薄而既也京房所謂陰氣盛薄奪日光者也孝

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李奇曰流星也下墜地爲天狗皆妖星）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能思其故故高宗有雊雉拔木之變（師古曰復反也事並見尚書高宗肜日及金縢篇解在五行志）神明之應應若景響（師古曰響讀曰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與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狠

狠數奸死亡之誅（師古曰狠狠戾誠之意也奸犯也狠音恨奸音干）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師古曰孛音蒲內反攝音之涉反）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師古曰繫之辭）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仲來以圖（孟康曰仲使也使人以圖來示成王明口說不了指圖乃了也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師古曰閒讀曰閑）上輒入之（師古曰謂召入也）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師古曰庇音必寐反蔭音於禁反）跡遠毋黨專政禄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

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師古曰持謂扶持佐助也）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師古曰伋音汲）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爰卒少子歆最知名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爲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

歆復爲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爲侍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群書種別爲七略語在藝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師古曰質正也）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師古曰故謂指趣也）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

師古曰湛讀曰沈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師古曰志記也過絕於人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師古曰七十子是孔子弟子也實七十二人指其言成數也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師古曰間音居莧反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師古曰並不與歆意旨故不肯立其學也置對謂以對也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簒邊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師古曰邊豆禮食之器也以竹曰簒以木曰豆邊音邊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師古曰以古事爲是者即罪之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龔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以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余

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李奇曰掌故官名也）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師古曰言若草木之初生）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師古曰謂賈誼）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師古曰前學之師也）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師古曰言廢絕已久不可得其本中）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師古曰脫簡遺失之間編謂若今編次之前後錯亂也間音古莧反）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

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
師古曰罷讀曰疲究竟也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
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
師古曰幽冥也猶暗昧也冥而莫知其原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
蘇林曰備之而已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師古曰瓚說是也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
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師古

曰依違言不專決也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
師古曰比合也細貶有廢遺者今則不比意同力異得廢遺師古曰異得興立之也比音頻寐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師古曰猥苟也苟不誦習之而
欲絕去此學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
師古曰俞勝也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梁丘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梁丘書有歐

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師古曰過猶誤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師古曰論語孔子弟子子貢之言也志識也一曰記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師古曰專執己所偏見苟守殘缺之文也黨同門妒道眞師古曰黨同師之學妒道載之眞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歌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歌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歌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歌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反懼誅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涿郡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官起家復爲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歌俱爲黃門郎重之白太后留歌爲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義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初歌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云應劭曰河圖赤伏符云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故改名幾以趣也及王莽簒位歌爲國師後事皆

在莽傳

贊曰仲尼稱林難不其然與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賢林難得與讀曰歟自
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
遷劉向揚雄師古曰孫況即荀卿也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
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
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師古曰近其義反劉氏鴻範論發明大
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揔百家之緒三統
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師古曰言其究
極根本深有意也嗚虖向言山陵之成于今察之師古曰虖讀曰呼哀
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師古曰昭然明白豈非直諒多
聞古之益友與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者直友諒友多聞益矣皆言可直諒多聞可謂益也
友讀曰歟

楚元王傳第六

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班固　漢書三十七

季布楚人也爲任俠有名 應劭曰任謂有堅完可任託以事也如淳曰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師古曰謂任使其氣力俠之言挾也以權力俠輔人也任音人禁反俠音下頰反 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 如淳曰窘困也師古曰窘音求隕反 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 師古曰舍止匿隱也 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 師古曰迹謂尋其蹤迹也 能聽臣臣敢進計即否願先自剄布許之迺髡鉗布衣褐 師古曰衣著之也褐毛布也 置廣柳車中 服虔曰東郡謂廣轜車爲廣柳車鄭氏曰作大柳衣車若周禮喪車也李奇曰廣柳大隆穹也晉灼曰周禮說衣翣柳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此爲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師古曰晉鄭二說是也隆穹所謂車輬者耳非此之謂也

龕音扶晚反人見游俠傳 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師古曰朱家魯 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師古曰夏侯嬰也本爲滕令遂號爲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師古曰職常也言此乃常道也一曰職主掌其事也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之墓也師古曰子胥伍員也荊即楚也子胥之父伍奢爲平王所殺子胥奔吳教吳伐楚平王已卒其後吳師入郢子胥掘平王之墓取屍鞭之三百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侍閒果言如朱家指師古曰侍待於天子閒謂事務之隙上乃赦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布能摧剛爲柔師古曰多猶重也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布召見謝拜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太后師古曰嫚謂辭語褻汚也嫚讀與慢同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太后師古曰阿曲也曲從其意以噲爲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面謾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謾師古曰謾欺誑也謾又音莫連反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創痍未瘳師古曰瘳愈也瘳音丑留反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毀上皆

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又言其勇使酒難近（應劭曰使酒酗酒也師古曰言因酒容洽而使氣也近謂附近天子爲大臣也）至留邸一月（師古曰邸諸郡朝宿之舍在京師也）見罷（師古曰既引見而罷令還郡也）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師古曰謂言女言其賢故云欺也）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師古曰窺見陛下淺深也）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之官辭士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李奇曰持權屬請人顧以金錢也師古曰招求貴人威權因以請託故得他人顧金錢也）事貴人趙同等（李奇曰宦者趙談也）與竇長君善（服虔曰竇長君景帝舅）布聞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布（師古曰欲得竇長君書與布爲己紹介也）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師古曰說讀曰悅也）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師古曰使人先致書於布發視也）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師古曰諺諺傳也）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師古曰顧念也）何足下距僕深也布乃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

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布弟季心氣聞
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爲死嘗殺人
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師古曰絲爰盎字言
以兄長之禮事也弟畜灌
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司馬如淳曰中
尉之司馬中尉郅都不敢
加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以行師古曰許自稱爲
心之客依嘗黨也當是
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聞關中布毋弟丁公晉灼曰楚
漢春秋云
薛人名固師古曰此毋
弟爲同母異父之弟爲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矩兵
接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孟康曰丁公
及彭城賴蟜
追上故曰兩賢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兩賢高祖自謂并謂固耳言吾與
固俱是賢豈相戹困也故固感此言而止也雖與賴蟜俱追而高祖獨
與固
言耳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以
丁公徇軍中師古曰徇行示也音辭俊反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
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傚丁
公也
欒布梁人也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師古曰家人猶言編戶之人也窮困賣庸於齊爲酒家保孟康曰酒家作保保庸也可作受顧也爲保謂保可任使數歲別去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
爲其主家報仇服虔曰爲賈者報仇也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
荼爲燕王布爲將及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
聞乃言上請贖布爲梁大夫使於齊未反師古曰反還也漢
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

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
聞上召罵布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
而哭之與反明矣師古曰若汝也趣亨之師古曰趣讀
湯師古曰擢舉也舉而欲投之於湯也趣讀曰促促急也方提趣
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皐間項王所以
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
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師古曰徙但也與漢合從苦楚
也師古曰從音千容反當是之時彭王宣顧與楚則漢破與漢
則楚破且陛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師古曰微無也天下
已定彭王剖符受封欲傳之萬世今帝徵兵於梁
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
臣恐功臣人人自危矣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
就亨上乃釋布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
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
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吳楚
反時以功封為俞侯蘇林曰俞音輸清河縣也復為燕相燕齊之
間皆為立社號曰欒公社布薨子貲嗣侯師古曰貲音奔孝
武時坐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田叔趙陋城人也蘇林曰陋音刑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劒學
黃老術於樂鉅公師古曰姓樂名鉅公者老人之稱為人廉直喜任
俠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游諸公師古曰皆長者也趙人廉之趙相趙

午言之趙王張敖以爲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遷會趙午貫高等謀弒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趙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隨王至長安趙敖事白得出師古曰白明也廢爲宣平侯乃進言叔等十人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材不勝上說師古曰讀曰悅也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

孟舒雲中十餘年乡虜常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師古曰罷讀爲疲下亦同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歐之哉師古曰歐與驅同言不歐之令戰也歐字從欠音普木反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竇

愛盎景帝召汝案梁具得其事還報上上使
平對曰有之事安在師古曰安在其狀也
問也師古曰言不須更論之也今梁王不伏誅是廢漢法也如其
伏誅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於是
上大賢之以爲魯相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
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師古曰渠大也
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
府錢使相償之師古曰中府王之財物藏也相曰王自使人償之
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師古曰不爾是則王爲惡魯王好獵
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暴坐苑外師古

曰於外自暴露而坐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爲舍王以故不
泰出遊數年以官卒免魯以恒金祠少子仁不受曰
義不傷先人名仁以壯勇爲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舍人也
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爲郎至二千石丞相
長史失官後使刺三河還如淳曰爲刺史於三河郡三河謂河南河內河東也奏
事稱意拜爲京輔都尉月餘遷司直數歲屢太子
舉兵仁部閉城門令太子得亡坐縱反者族師古曰閉城門乃令太子
得出故云縱反也
賛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復軍賽
旗者數矣

復軍戰勝踰覆之令反也
詐勝敵拔取也

今流俗書曰本改作謂集加典字云身曰謂壯士及一也下謂髡鉗爲奴而賈之也彼已負其材

而不變何也師古曰倨古踞字也倨傲而不變何也

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

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師古曰感槩謂感激局狹爲小節既音工代反其畫無俚之至耳張晏曰其計畫道理無所言其計畫無所成賴智灼見揚雄方言曰俚聊也言賴至於自殺耳師古曰晉說是也

彭越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如淳曰太史公曰非死者難死者難也雖古烈士何以加哉

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高五王傳第八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班固 漢書三十八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長諸姬生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鄭氏曰諸姬姓也張晏曰非一之稱也師古曰諸姬總言在姬妾之列者耳其知姓位者史各具言之不知氏族及秩次者則云諸姬也而趙幽以下三王非必同母蓋以皆不知其所生之姬姓故惣言之文三王傳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景十三王傳云屬諸姬子於栗姬此意皆同張云非一近得之矣春秋左氏傳曰諸子仲子弋子諸子謂禹如此其例也豈以諸爲姓乎鄭說非矣共讀曰恭其下類此

淮南厲王長自有傳外婦也師古曰謂嬖愛通者高祖六年立七十餘城諸民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

能齊言者皆與齊孟康曰此時流人使齊言者還齊也師古曰欲其國大故多封之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師古曰以兄弟齒列不從君臣之禮故曰家人也坐音材臥反太后怒迺令人酌兩巵鴆酒置前應劭曰鴆鳥黑身赤目食長蟲蛇野葛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令齊王爲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爲壽太后恐自起反巵師古曰反音幡齊王怪之因不敢飲陽醉去問知其鴆迺憂自以爲不得脫長安師古曰更至齊國也脫音吐活反內史士曰師古曰內史王官士者其名也太后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爲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無患矣於是齊王獻城陽郡以尊公主爲王太后師古曰爲齊王太后也言以母儕事之所以自婚也解具在惠紀呂太后喜而許之迺置酒齊邸樂飲遣王歸國後十三年薨子襄嗣

襄薨子哀王立四年薨無子國除

齊悼惠王肥高帝六子也其母曰外婦師古曰外婦非適也外婦之家在魯縣之曹氏高帝過魯曹氏有女美高帝一見而說之遂入宮生齊悼惠王肥

悼惠王肥以高帝六年立爲齊王食七十城

悼惠王元年徙友王趙凡立十年九年也他皆類此

趙隱王如意九年立師古曰趙王之四年呂太后徵王到長安

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爲淮陽王

趙隱王如意元年徙友王趙凡立十年

趙隱王如意死孝惠愛友以諸呂女爲后不愛師古曰趙王之四年呂太后徵王到長安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王師古曰安猶焉也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不得食其群臣或竊饋之輒捕論之

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讒我以惡師古曰惡音烏故反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師古曰謂不能明白之也乘國快中野兮蒼天與直師古曰天色蒼蒼皆蒼天言己之冤直與天臨監之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賊師古曰賊害也悔不早乘趙國而快意自殺於田野之中今乃被幽餓也爲王侯兮以民禮葬之長安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王子遂爲趙王二年有司請立皇子爲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爲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皆可王於是

取趙之河間立辟彊是爲河間文王文王立十三年薨子哀王福嗣一年薨無子國除趙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時以過削趙常山郡諸侯怨吳楚反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德悍師古曰上云其相建德內史王悍下云燒殺德悍是爲相姓建名德也而景武功臣侯表云建德以趙相死事子侯則是不知其姓表傳不同疑後人轉寫此傳誤脫去一建字也發進北使匈奴與連和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匈奴聞之亦不肯入邊欒布自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國除景帝憐趙相內史守正死皆封其子爲列侯

趙共王恢十一年徙梁王彭祖立恢爲梁王十六年趙幽王死呂后徙恢王趙恢心不樂太后以呂産女爲趙王后從官皆諸呂也内擅權微司趙王王不得自恣王有愛姬王后鴆殺之王乃爲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思六月自殺太后聞之以爲用婦人故自殺無思奉宗廟禮廢嗣燕靈王建十一年燕王盧綰亡入匈奴明年立建爲燕王十五年薨有美人子師古曰言王之美人子也太后使人殺之絕後

齊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爲王

太子襄爲齊哀王次子章爲城陽景王興居爲濟北王志爲濟北王將閭爲齊王志爲濟北王辟光爲濟南王師古曰辟音壁又讀曰闢賢爲菑川王印爲膠西王雄渠爲膠東王齊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明年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元年以其兄子鄜侯呂台師古曰鄜音敷爲呂王師古曰奉音扶用反他皆類此明年哀王弟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爲朱虛侯以呂禄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爲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后七年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是歲趙王友幽死于邸三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爲三王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

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小種
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
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事（師古曰欲申諷諭也）笑曰顧乃父知田耳（師古曰顧念也乃汝也汝父謂高帝也）若生而
爲王子安知田乎（師古曰若亦汝也）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
爲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穊種（師古曰穊稠也）立苗欲疏（師古曰穊種者言多生子孫也疏立者四散布置之令爲藩輔也穊音劑）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師古曰以斥諸呂也）
太后默然嗔之諸呂有一人酔亡酒一人（師古曰避酒而逃）章追拔
劒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
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

自是後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彊（師古曰爲音于僞反）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
産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章
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
欲令發兵西（師古曰西詣京師）朱虛侯東牟侯欲從中與大
臣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聞此計
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
相召平聞之（師古曰召讀曰邵）乃發兵入衛王宮魏勃紿召平
曰（師古曰紿誑也）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
固善勃請爲君將兵衛衛王（師古曰謂將兵及衛守之具以禁衛王令不得出）召

平信之乃使魏勃將以兵圍相府三並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紿琅邪王曰呂氏爲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舉國委大王大王自度高帝將也（師古曰言自高帝之時已爲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服虔曰不敢離其兵而到琅邪）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爲然遂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

琅邪王劉澤既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也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適長孫（師古曰適讀曰嫡）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且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臨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國爲四（師古曰本自二國更

分爲濟南琅邪城陽凡爲四也忠臣進諫上或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師古曰言年幼也比之於財方未實謁故謂之富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侯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師古曰矯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矯音橋宗廟以危寡人帥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遣大將軍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師古曰諭以意曉告也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屯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

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謀誅之章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毋家驕四鈞惡戾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著冠訪以呂氏故幾亂天下如淳曰訪猶方也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爲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師古曰言以社

穆將危故舉兵以匡之不暇待有詔命也因退立股戰而栗師古曰股脚也戰者懼之甚也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執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及勃乃罷勃師古曰放令去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爲物而司之得勃師古曰物謂鬼神司者察視之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壹爲參御言事以爲賢言之悼惠王召見拜爲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薨哀王嗣勃用事重於相齊王既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爲孝文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黃金千斤是歲齊哀王薨子文王則嗣十四年薨無子國除城陽景王章孝文二年以朱虛侯與東牟侯與居俱立二年薨子共王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五年復還王城陽凡立三十四年薨子頃王延嗣二十六年薨子敬王義嗣九年薨子惠王武嗣十年薨子荒王順嗣三十六年薨子哀王雲嗣一年薨無子國絕成

帝復立雲兄俚爲城陽王師古曰俚音里王恭時絕
濟北王興居初以東牟侯與大臣共立文帝於代邸
曰誅呂氏臣無功請與大僕滕公俱入清宮師古曰滕夏侯嬰也
遂將少帝出迎皇帝入宮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
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
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
師古曰不賞之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
居意自以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
多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以
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

棘蒲侯柴將軍張晏曰柴武也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國除文
帝憫濟北王逆亂以自滅明年盡封悼惠王諸子罷
軍等七人爲列侯師古曰罷音皮讀曰疲至十五年齊文王又薨
無子時悼惠王後尚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惠王適
嗣之絕師古曰適讀曰嫡於是乃分齊爲六國盡立前所封
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爲王齊孝王將閭以楊
虛侯立濟北王志以安都侯立菑川王賢以武成侯
立膠東王雄渠以白石侯立膠西王卬以平昌侯立
濟南王辟光以扐侯立服虔曰扐音勒扐平原縣也孝文十六年六王同
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

川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欲與齊師古曰與讀之同反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姓路齊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爲中大夫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師古曰若汝也反謂反易其辭也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張晏曰趣讀曰促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

下三國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師古曰平陽侯曹襄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而膠東膠西濟南菑川王皆伏誅國除獨濟北王在齊孝王之自殺也景帝聞之以爲齊首善師古曰無逆亂之心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爲懿王二十三年薨子廣王次昌嗣其母曰紀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紀氏所生故謂之紀翁主而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

姬齊有宦者徐甲（師古曰宦者奄人）入事漢皇太后（張晏曰皇太后武帝之母）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子）蘇林曰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為宦者入事漢初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愛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師古曰風讀曰諷紀太后怒曰王有后後宮（師古曰配也）然事有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姬坐死（師古曰燕王定國傳云與其子女三人姬子昆弟者言是其子女又長幼非一故云子昆弟也一曰子昆弟者定國之姊妹也言定國姬其子女與姊妹姻）以燕感太后（師古曰言齊王也當坐之戮死不足嫁女與之）太后曰毋復言嫁女齊事事寖淫聞於上（師古曰寖漸也寖淫猶言漸漬也）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方幸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師古曰市之租直千金也）人衆殷富錯於長安（師古曰錯雜也）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踈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及吳楚時孝王幾為亂（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帝拜偃為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宮者為王通於姊

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大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是時趙王懼主父偃壹出敗齊恐其漸疎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師古曰輕重謂朋心不平）天子亦因囚偃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無後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師古曰塞滿也）偃遂坐誅獨王立四年國除濟北王志吳楚反時初亦與通謀後堅守不發兵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絕悼惠王後唯有二國城陽菑川菑川地比齊（師古曰比近也音頻二反）武帝為悼惠王冢園在齊廼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師古曰環謂周繞之）今奉祭祀志立三十六年薨是為懿王子靖王建嗣二十年薨子頃王遺嗣三十五年薨子思王終古嗣五鳳中青州刺史奏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如淳曰八子妾號）終古或白書使與被席（師古曰與讀曰豫）或自畫使贏伏犬馬交接（師古曰贏者露形體也音郎果反）終古親臨觀產子輒曰亂不可知使去其子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以廣嗣重祖也而終古禽獸行亂君臣夫婦之別悖逆人倫（師古曰悖乖也音步內反）請逮捕有詔削四縣二十八年薨子孝王橫嗣三十一年薨子懷王交嗣六年薨子

永嗣王恭時絕

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爲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
激秦孤立亡藩輔師古曰激感發也音工歷反故大封同姓以填天
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衆
官如漢朝漢獨爲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
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張晏曰諸侯有罪傅相不舉奏爲阿黨師古曰皆新制律令之條也左官解在諸侯王表附益言欲增益諸侯王也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
或乘牛車

高五王傳第八

蕭何曹參傳第九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班固

漢書三十九

蕭何沛人也以文毋害爲沛主吏掾服虔曰爲人解通無嫉害也應劭曰雖爲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無害若言無比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晉灼曰酷吏傳趙禹爲丞相亞夫史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蘇說是也師古曰害傷也無人能傷害之者蘇晉兩說皆得其意服應非也高祖爲
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以吏繇咸陽師古曰繇讀曰徭徭役也皆
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師古曰出錢以資行他人皆三百何獨五百奉音扶用反秦
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辦之張晏曰何與共事備辦明何素有方略也蘇林曰辟何與從事
監郡師古曰二說皆同何迺給泗水卒史師古曰泗水郡沛所
屬也何爲郡卒史

事弟一 師古曰課最上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
孟康曰當還入相秦事故召何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御史以何明辦欲
因入奏事之次言於朝廷徵何用之何心不願以情固請而御史止故
得不行也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 師古曰督謂監
丞專督 視之也何爲沛
來事 師古曰走謂趣
之 向之走音奏 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
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
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
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
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
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通曰蜀漢亦關中地
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
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
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 師古曰
愈勝也
漢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
死何爲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師古曰周書者本
與尚書同類蓋孔
子所刪百篇之外劉向所奏有七十一篇 語曰天漢其稱甚美 孟康曰語古語也
言地之有漢若天
之有河漢名號休美且瓚曰流俗語云天漢其言常
以漢配天此美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天漢河漢也 夫能出於一
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 師古曰信讀曰
伸古通用字
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
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爲

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爲大將軍說漢令引兵東
定三秦語在信傳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
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
縣邑轀奏上可許以從事師古曰可其所奏許其所請依以行事即不
及奏轀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上來還計戶轉
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遯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
上以此劃屬任何關中事師古曰劃讀與專同又音章院反此即言專聲之急上者也又俗語猶然他皆類此屬音之欲反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上
數使使勞苦丞相師古曰勞音來到反次下亦同鮑生謂何曰師古曰鮑生當時有
識之士姓鮑而爲諸生也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
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
上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漢五
年已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
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爲鄸侯文穎曰音贊師古曰舊未爵者何最在前封也鄸屬南陽解在高紀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
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
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
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師古曰顧反也上曰諸君知獵乎
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

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師古曰發縱謂解紲而放之也指示者以手指示之今俗言放狗縱音子用反而讀者乃爲蹤跡之蹤非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何應劭曰撓屈也師古曰音女教反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秋時爲謁者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

軍亡衆跳身遯者數矣師古曰跳身謂輕身走出也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師古曰無見在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師古曰數音所具反漢得之不必待以全秦何欲以一旦之功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賜帶劒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君通得明於是因鄂秋故所食關內侯邑二千戶

封爲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嘗縣咸陽時何送我獨贏錢二也 師古曰贏餘也二謂二百也衆人送皆三百何獨五百故云贏二也 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語在信傳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召皆賀召平獨弔 師古曰召讀曰邵 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 師古曰恐其爲變故 守衛之 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其秋黥布反上自將軍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 師古曰問其居守何所營爲 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 師古曰悉盡也盡所有糧食資用出以佐軍也 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 師古曰孳字與孜同孜孜言不怠也 上所謂數問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汙上心必安 師古曰貰賒也貸音土得反 於是何從其計上乃

言但毋收稾草為獸食而已劉

七師古曰說讀曰悅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師古曰在道遮大子行上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謁上笑曰今相國迺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為民請曰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為獸食師古曰稾禾稈也言志人田之不收其稾稅也稾音工老反稈音工旱反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字師古曰史失之也侍謂侍天子也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師古曰前問謂進而請也胡何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吾苑以自媚於民師古曰媚愛也求愛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尚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也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懌師古曰懌悅也感衛尉之言故慙悔而不悅也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入謝上曰相國休矣師古曰令出外自休息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

浙本無此字

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師古曰僻隱也曰今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孝惠二年何薨謚曰文終侯子祿嗣薨無子高后迺封何夫人同爲酇侯小子延爲筑陽侯師古曰酇及筑陽皆南陽縣也今其地並屬襄州筑音逐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爲酇侯薨子遺嗣薨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嗣有罪免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爲天下也師古曰爲治也一曰共造其功業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爲列侯嘉則弟也薨子勝嗣後有罪免武帝元狩中復下詔御史以酇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爲酇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慶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爲太常犧牲瘦免宣帝時詔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復下詔以酇戶二千封建世爲酇侯傳子至孫獲坐使奴殺人減死論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南繫長喜爲酇侯蘇林曰繫音人足攣踠之攣鉗鹿盧也師古曰喜爲此縣之長傳子至曾孫

王莽敗乃絕　曹參沛人也秦時爲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師古曰言參及蕭何並爲吏之豪長也高祖爲沛公也參以中消從　如淳曰中消如中謁者也師古曰消絜也言其在中主知絜清洒掃之事蓋親近左右也擊胡陵方與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消音先遙反下皆同胡陵方與皆縣名也音戶孤反方音芳良反與音預豫攻秦監公軍大破之　孟康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也晉灼曰案高紀名平也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師古曰公者時人尊稱之耳晉說是也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從守方與方與反爲魏擊之豐反爲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司馬欣軍碭東取狐父祁善置　文穎曰善置置守尉監郡置名也晉灼曰祁音坻反又音丁夷反父音甫置若今之驛也師古曰元狐父祁二縣名也祁音鉅夷反又音十夷反父音扶雨反又音扶主反先登遷爲五大夫北

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執帛　鄭氏曰楚爵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沛公之如淳曰秦爵名也從西攻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爲執圭　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沛公之如淳曰秦爵名也從西攻陽武下轘

晏曰孤卿號曰建成君遷爲戚公屬碭郡　師古曰爲戚縣之令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又攻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師古曰賁音奔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師古曰曲音丘羽反遇音顒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爲執

轅縣氏絕河津擊趙貫軍尸北破之孟康曰尸鄉之北從南攻壁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應劭曰今堵陽陷陳取宛虜齮定南陽郡師古曰高紀言南陽守齮降封為殷侯而此傳言虜齮紀傳不同疑傳誤從西攻武關嶢關取之師古曰嶢音堯其北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破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攻下辨故道晉灼曰屬廣漢郡都二縣也雍蠆蘇林曰右扶風二縣也蠆音胎擊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文穎曰壤地名也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師古曰櫟音歷復圍章平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三日孟康曰縣名也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今華陰以將軍引兵圍章邯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度圍津師古曰在東郡破之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佗音徒何反東取砀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燕服虔曰皆漢將師古曰燕郡之縣故南燕國音一千反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師古曰葉南陽縣也音式涉反還攻武彊師古曰武彊城在陽武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還至滎陽師古

曰敗謂戰彭城而敗漢二年拜爲左丞相入屯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丞相擊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遬東張蘇林曰東張屬河東師古曰遬古速字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東垣生獲魏王豹取平陽得豹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縣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蘇林曰鄔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音一戶反又音乙據反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陳餘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公於鄔城中戚公出走追斬之遂引兵詣漢王在所韓信已破趙爲相國東擊齊參以左丞相屬焉

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收著潔陰平原萬盧師古曰五縣名也時未有濟北郡史追書之耳著音竹庶反又音直庶反潔音它合反萬與隔同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文穎曰或以爲高密大破之斬龍且虜亞將周蘭師古曰亞將次將也定齊郡凡得七十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將軍田既師古曰守相爲相居守者韓信立爲齊王引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漢王即皇帝位韓信徙爲楚王參至歸相印爲高祖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相國高祖六年與諸侯剖符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世世勿絕參以齊相國擊

陳豨將張春破之黥布反參從悼惠王將車騎十二萬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師古曰四縣名參功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嗃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如淳曰嗃音敖號也時近六國故有令尹莫敖之官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音古盍反善治黃老言張晏曰黃帝老子之書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

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爲師師古曰舍讀曰捨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師古曰舍人猶家人也一說私屬官主家事者也趣讀曰促謂速也治行謂脩行治裝也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師古曰屬音之欲反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孟康曰夫獄市者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姦人無所容竄匿久且爲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効也師古曰老子云我無爲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參欲以道化爲本不欲擾其末也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師古曰參自以戰鬪功多而封賞每在何

後故怨何也 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 師古曰舉皆也言擇郡國吏長大 孟康曰取年長大者 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 師古曰斥卻也 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 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 擇郡國吏長凡事皆無變改 日夜飲酒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 師古曰醇酒不澆謂厚酒也 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飲音於禁反 終莫得開說 如淳曰開謂有所啓白 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其下同也 從吏恚之無如何 師古曰從吏吏之常從相者也 乃請參遊後園閒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

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 師古曰張設坐席而飲也坐音才卧反 大歌呼與相和參聽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師古曰窋張律反 窋子窋爲中大夫 師古曰窋音以我爲豈少朕與 師古曰言豈以我年少故也與讀曰歟 廼謂窋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 師古曰乃汝也 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女也窋既洗沐歸時間自從其所諫參 師古曰間謂空隙也 自從其所猶言自出其意也 參怒而笞之二百曰趣入侍 師古曰趣讀曰促 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 師古曰讓責也 曰與窋胡治乎 師古曰胡何也治音直吏反 乃者我使諫君也 師古曰乃

者猶言曩者 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師古曰且令出休息參為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文穎曰講或作較師古曰講和也畫一言品整齊也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師古曰載猶乘也 窋嗣侯高后時至御史大夫傳國至曾孫襄武帝時為將軍擊匈奴薨子宗嗣有罪完為城旦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孫本始為平陽侯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先降河比封平陽侯至今八侯

贊曰蓋開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牒故吏皆以刀筆自隨也 當時錄錄未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 漢興依日月之末光師古曰易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贊言何參值漢初興故以日月為喻耳何以信謹守管籥守故言守管籥 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羣后聲施後世師古曰言為後世之所尊仰故曰宗日之所尊仰故曰宗 受流苗裔盛矣哉師古曰冠謂居其首

蕭何曹參傳卷第九